

【论 文】

斯托雷平与俄国犹太问题¹

解国良²

对于俄国来说，犹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是随着叶卡捷琳娜二世瓜分波兰而产生的。犹太人进入俄罗斯帝国以后，主要从事商业和服务业，被划分为商人和市民阶层。只有少数人从事农业。犹太人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由于宗教原因，他们常常被看做经济的诈骗者和剥削者。³在1791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犹太人只能生活在俄国西部的波兰、波罗的海、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乌克兰、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15个省，建立起犹太人聚集区（черты оседлости）（英语国家叫做栅栏区），⁴不允许他们随便流动，居住、择业、当兵以及教育方面都受到限制。

随着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犹太人逐渐通过进工厂、参军拓展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特别是从亚历山大二世开始，犹太人聚集区的界限有所松动。从1861年开始，有学位的犹太人可以在全国居住。从1865年开始，犹太的手艺人也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从1879年开始，受过高等和中等医学或者药理学教育的（产科医生、药剂师和牙医）的犹太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居住。⁵优秀的还可以进入地方自治局、市议会和法院从事社会活动。

自从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犹太人的活动重新受到了限制，并出现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最早的屠杀出现在1881年5月中，1884年甚至出现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博览会。1903年发生在比萨拉比亚的基什尼奥夫大屠杀，震动了国内外。除了死亡者之外，仅伤者就达到了300人，资金损失几百万卢布。参与大屠杀的除了市民、工人之外，还有官员。⁶俄国上下掀起了反犹太主义的浪潮。

反犹太主义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回响，它与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随着1905年革命和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给予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一样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成为宪法的规定。但在十月十七日宣言颁布的第二天，俄国就发生了席卷全国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据内务部的资料统计，屠杀波及64个城市、626个村镇和关厢地区，死亡810人，1170人受伤。⁷俄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举步维艰。斯托雷平坚决声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许诺在自己执政时期不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并为恢复犹太人的平等权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由于俄国人自上而下对犹太人存有的宗教偏见，改革成效不显著。研究这一问题的俄国学者闵德林认为，斯托雷平对犹太人的政策没有带来任何改变，相反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反犹太法律。⁸

资本主义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脱离集体依附走向自立的价值观的转变。作为没有

¹ 本文刊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5期，第49-57转12页。

² 作者为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亚太国家现代化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³ И. Бартадь, И. Лурье, История евре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России. От разделов Польши до па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Litres, 2013, Т. 2, с.26.

⁴ Лев Сонин, От исхода до исхода, из истории евреев России.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ральск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2002, с.29.

⁵ Лев Сонин, От исхода до исхода, из истории евреев России. с.32.

⁶ Лев Сонин, От исхода до исхода, из истории евреев России. с.36-37.

⁷ Лев Сонин, От исхода до исхода, из истории евреев России. с.69.

⁸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Евре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толыпина. с.60. <http://litfile.net/web/283778/278000-279000>



完成这种转变的传统俄国人来说出现了转型阵痛，并在传统宗法派别的鼓动下嫁祸于先行启蒙的犹太人。斯托雷平认识到了俄国的落后性，试图通过渐进的改革削弱俄国的激进浪潮，对犹太问题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做出的。犹太政策最终成为非议斯托雷平的口实之一。

一、革命条件下犹太问题的激化

1905年，俄国发生了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大多是激进的革命政党，如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在这些政党中担任领导人的多是犹太人。如参加第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8个人中有5人是犹太人；如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领导人8个人中有7人是犹太人。¹犹太人在俄国直接组建的政党——白俄罗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又称“崩德”，1905-1907年3年间有274个组织参加革命、人数达34,000人。²布罗夫斯基认为，犹太人参与革命，并不是简单反对俄国沙皇政府对犹太人采取的敌对政策，而是寻找探索真理的道路。³

革命的成果——立宪，便是探索真理的结果之一。然而，它带来的是1905年10月18-29日席卷俄罗斯市镇、乡村的犹太大屠杀。⁴屠杀是俄国民族主义者黑色百人团组织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与他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⁵黑色百人团提出一个最重要的理由，说：“俄国人民不想要宪法，它不同于西方的立宪主义；俄国人民除了专制制度外，不承认其他的执政形式。宪法是犹太人和他们的首脑维特伯爵杜撰的。应该杀死所有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波兰人、大学生、地方自治局、教师和办报人，到那时，俄国就安静了、平顺了，感谢上帝。”⁶

立宪并不是犹太人的杜撰，而是大改革以来自由派一直追求的结果。1904年11月6日，第二次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局部会议所做的结论说：“俄罗斯帝国所有公民的个人（公民和政治）权利应该平等；必须允许人民代表作为特殊的选举机关，参与实现国家政权、确立国家收支预算、监督行政合法运行。”⁷1904年担任内务部长的米尔斯基在11月24日写给沙皇的札记中说：“国家的社会发展超越了行政形式，所以必须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条件下，在国内实现合法性和广泛的容忍性，让人民参与立法工作。”⁸

在革命的压力下，1905年2月18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上谕说：“我打算从现在起，在上帝的帮助下，吸收最有价值的、人民信任的选民，在不动摇帝国基本法的条件下参与预先制定、讨论立法建议的工作。”⁹2月18日颁布的宣言说：“被骄傲冲昏头脑的蓄意谋反的领袖损害被东正教祝圣的、依法确立的俄罗斯国家根基，思谋中断与过去的自然联系，摧毁现有的国家制度，代之以建立与我们国家原则格格不入的新的国家管理制度。……我们必须提醒政府机关和各级权力机关履行服务义务和誓言，呼吁以高度的警惕性保护法律、秩序和安全。……牧师追求神圣、统治者掌管法院和真理、人民分享和平与安宁、法律获得力量和信仰，这是上帝为了我们全体忠实臣民的幸福，在俄国切实巩固真正专制制度的巨大成功。”¹⁰

¹ А.М.Буровский,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ях. М.: Яуза-пресс, 2010, с.329.

² А.М.Буровский,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ях. С.331.

³ А.М.Буровский,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ях. С.327.

⁴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14, с.34.

⁵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 35.

⁶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 32.

⁷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 12.

⁸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 14.

⁹ Н.Д.Ерофее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 последнем этапе своей истории(20 октября 1894 г.-3 марта 1917 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ИРИ РАН, 2014, с.54-55.

¹⁰ Н.Д.Ерофее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 последнем этапе своей истории(20 октября 1894 г.-3 марта 1917 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52-53.



从革命提出的要求——立宪，到宣言的颁布，俄国出现了对于政治制度的不同理解。虽然革命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二月十八日宣言变成了十月十七日宣言，核心条文也更有利于自由派主张，如：“（一）依据确保人身不受侵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诸原则，恩赐平民以公民自由之坚实基础。（二）……尽量吸收迄今全无选举权之居民阶级参加杜马，然后依据新确立之立法制度进一步发展普选法原则。（三）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民选机构得以确实参与监督朕所授予之权力行使是否合法。”¹但是，它无法改变沙皇赐宪法“制止前所未有之骚乱”的初衷。这样，革命的结果——宪政，就与米尔斯基所说的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产生歧义，也成为屠杀犹太人的根源。

宪政，对于犹太人来说是获得与俄国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对于俄国成员的犹太人来说无可厚非。如果这样的执政形式如自由派所说适合俄国现实的需要，那么俄国的保守派也没有必要攻击这种制度，并把它上升到犹太人杜撰的高度。显然，现实与人们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现实不会自动变成人们的认识，它需要启蒙。然而，俄国的情形如别尔嘉耶夫所说，“我们被黑暗所笼罩，我们被无意识的自发运动所统治。在黑暗中徘徊的不只是人民群众，还有广大的俄国知识分子。希冀给人民带来光明的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真正被启蒙、真正受教育、真正有文化，他们还处在半启蒙状态，他们的认识还处在启蒙的浅层。”²“半启蒙，无力揭示社会生活的客观理性和客观原则，它总是垂青于人的主观主义。”³于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革命的悲剧。

直到今天，俄国的民族主义者还这样认识犹太人。“当时，民族意识牢固的犹太人大多生活在俄国西部土地上并逐渐向俄国大城市渗透，他们有着绝对不同于俄罗斯文明的价值观。况且，由于民族发展的历史特点，许多犹太人更倾向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⁴“政府为了避免不同文明的对立，似乎划分了不同文明的界限（指犹太人聚集区的设立）。然而，大多数犹太人把这个举措视作对他们的反对，强化了他们意识中的反俄情绪。这种情绪使许多犹太人心理中千禧年的乌托邦日趋活跃，……强化了他们的宗教冒险主义以及对奇迹的追求。”⁵“如果对于已经失去了民族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还存在着善恶的基本界限，那么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约束俄国和俄国人民的那些界限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俄国对于他们，就如同印加帝国对于西班牙人，或者非洲对于英国人，是居住着愚昧人民的落后国家，必须用欧洲精神加以文明化。”⁶

这样，犹太人给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变化就成为犹太人消灭俄罗斯文明的举措。如犹太人投资工业变成了控制俄国的工业；犹太人向俄罗斯大中城市的移民变成了对俄罗斯的扩张；犹太人向俄罗斯人出售伏特加变成了对俄罗斯人民戒酒运动的反对；犹太人购买土地建立庄园变成了对无地农民的剥削；犹太人建立股份公司，邀请 А. И. 普梯洛夫、А. И. 维什涅格拉德斯基、С. Ю. 维特以及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玛利娅·费奥多罗夫娜参与，成了革命时期从容淡定的理由；自由派立宪、革命激进主义者发动世界革命是犹太人挑唆的结果；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犹太人学习好、考取中学大学的比例高，成为犹太教驱逐、根除基督教的理由，等等。以上诸点便成为俄国人屠杀犹太人的正当借口。

从实际情形来看犹太人给俄罗斯人带来的威胁，莫吉廖夫省长总结得比较到位。他说：“我做莫吉廖夫省长 25 年，当时犹太人在政治上非常可靠，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也没有关于大屠杀的回忆。80 年代发生的大屠杀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它们是犹太人剥削基督徒民众的结果；但

¹（俄）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续集）——维特伯爵回忆》，张开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²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Духовные основы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пыт 1917-1918 гг. Изд. РХГИ, СПб., 1999, С.53.

³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Духовные основы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пыт 1917-1918 гг. С.54.

⁴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Мифы и правда о погромах. М.: Яуза, 2005, С.11.

⁵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Мифы и правда о погромах. С.11-12.

⁶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Мифы и правда о погромах. С.12.



是，此时的情形已经变得完全不同。现在，犹太人成了所有反政府运动的领导和主谋。事实上，他们中间也有其他信仰的人，但正是犹太人成为教唆者，而其他信仰的人成为被教唆的对象。”后来，他直接质问犹太人：“你们在不开化的人民中宣传不顺从，与政府斗争，但是俄罗斯的群众不想这样，起来反对你们，正是你们导致了这个结果。”¹

其实，资本主义并非某人的杜撰，而是客观发展的结果。犹太人处处占据了优势是他们宗教启蒙的结果。布罗夫斯基认为改革使得贵族和农民走向直接经营，打击了过去的承租人犹太人，才导致犹太人与俄国人的矛盾²，忽视了俄国人蒙昧或者半启蒙的作用。20世纪初莫斯科著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 П. А. 布雷什金说：“俄国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盛行拜金主义……所有非商业阶层——贵族、官吏、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普遍轻视、嘲笑并有些瞧不起‘大财主’。”³ 德国学者桑巴特在《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中说：“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应该避免贪婪。他只是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看成用以取悦神的一种工具。用自己的全部财产并全部享乐作为达到这一目的之工具来取悦神，难道不是他此生的全部目的？实际上，获取财产身家并增进自身享乐……是一种责任，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成就神在地上之旨意的手段。”⁴

正是由于俄国人蒙昧或者半启蒙，才感觉俄国人的不行是犹太人“剥削”的结果。随着社会两级分化的加剧，特别是犹太人进入教育甚至政治领域，俄国人越来越感觉到国家在一步步沦丧，甚至出现了“犹太宗教是杀人宗教”的神话⁵。在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黑色百人团看来，1905年革命成为犹太人领导的对俄罗斯人屠杀的革命，十月十七日宣言给予犹太人以平等的权利势必引起激烈的犹太人大屠杀。一些不愿意参加革命的犹太人开始逃离俄国。如果从19世纪中叶开始，1870年以前，移居美国的有10,000-15,000人，1871-1880年达到41,000人，仅1882年就移民10,489人。20世纪初，犹太人每年从俄国移民15万到18万，到1914年移民总数达200万（在俄国的犹太人总数为500万人）。⁶虽然有观点认为俄国犹太人增长的比流亡的多，从1897年到1917年俄国的犹太人从500万增加到了725万，流亡美国的犹太人多是一些最贫穷的小手艺人 and 仆人，⁷但是，俄国的犹太政策给美国人留下了迟钝、中世纪以及野兽一样的生硬印象。⁸

二、斯托雷平对犹太人的态度

斯托雷平就是在革命和反犹主义浪潮下开始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斯托雷平曾经在犹太人的聚居区科夫诺省、格罗德诺省当过首席贵族和省长，非常熟悉犹太人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并颇为欣赏。

1903年斯托雷平调任萨拉托夫省长以后，遭遇了农民起义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认识到萨拉托夫省的屠杀是宗法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冲突引发的，也希望通过改革农民土地使用方式解决冲突问题。他在对待屠杀问题上曾对自己的同事 В. А. 斯克里皮岑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当然不允许屠杀。不要忘记，哪怕不满是有道理的，只要冲动，一俄尺的行为也会变得没有道理。不能让没有犯一点错误的人为犯错误的人受折磨。我知道所有私刑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就像开水因持续沸腾而溢出了碗边，蒸汽被无限加压不给应有出口而爆炸一样。我作为俄国人，忠于俄国的民族主义，但也正因为我是俄国人，才不能仇恨异族人、包括犹太人。因为这样做既

¹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Мифы и правда о погромах. С.92-93.

² А.М.Буровский,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ях. С.242.

³ (俄) Б.Н.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页。

⁴ (德) 维尔纳·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安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6页。

⁵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280.

⁶ А.М.Буровский,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ях. С.311-312.

⁷ Б.Г.Фёдоров, П.А. Столыпин.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637.

⁸ А.М.Буровский,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ях. С.316.



违背我们的宗教，也违背俄国的人性。俄国人对待所有人都是善良、宽宏大量的，也善于与人相处。难道不是吗？” 斯克里皮岑回答说：“正是。我们信奉爱与宽容，人民把罪犯也称为不幸的人，哪怕劳动所得一戈比都要塞给他。”¹

但是，斯托雷平对于社会骚乱的镇压遭到了革命者的误解，被当作默默支持黑色百人团的反犹主义者。他在 1905 年 10 月 30 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一小撮控制社会舆论的坏蛋什么也不干，只对人横加侮辱。当地的下流报刊，打着拯救城市的名义，指责我加入了黑色百人团组织。”²

1906 年 4 月 26 日，斯托雷平调任内务部长，有了直面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机会。内务部从 1902 年就开始着手解决犹太人问题。1902 年 6 月 1 日，内务部长 B. K. 普列维组成特别会议，拟定重新审查“1882 年 5 月 3 日犹太人临时规则”问题。1904 年 1 月，特别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省长和高级官员，讨论 1882 年 5 月 3 日法律缺陷、思考变更犹太人法律限制还是取消犹太人法律限制。维尔省省长 K. K. 巴伦伯爵提出在保留聚集区的情况下废除聚集区对犹太人的所有限制性法律。比萨拉比亚省长 C. Д. 乌鲁索夫伯爵认为犹太人临时条例不仅没有给犹太人带来预期结果，也没有给俄国社会带来预期结果。然而，普列维认为特别会议具有“谋反性质”，³犹太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905 年 3 月，犹太人在维尔诺召开了犹太活动家会议，成立“俄国犹太人争取完全平等权利联合会”。联合会内部分为左派激进派、自由派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尽管犹太自由派在其中占据优势，提出通过参选杜马解决犹太人的平等权利问题，但是，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第一届杜马提出的任何要求都遭遇了戈列梅金政府的沉默。⁴1906 年 5 月 4 日，杜马阅读了关于“警察局直接参与鼓动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导致大部分和平居民被杀”的第一号紧急质询，要求内务部长回答他是否知道这个事实，采取了哪些措施制裁肇事者，未来准备如何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⁵5 月 8 日，杜马就警察局印刷屠杀呼吁书并在沃洛格达（Вологда）、卡利亚辛（Калязин）和察里津（Царицин）发生屠杀犹太人事件紧急质询内务部长。6 月 8 日内务部长斯托雷平回答紧急质询。首先，斯托雷平承认警察局特别部主任 H.A. 马卡罗夫报告的宪兵军官卡米萨洛夫在警察局印刷传单并向维尔诺军人散发的事实，也承认宪兵军官布达科斯基骑兵大尉传播传单以及因军队力量不够利用自己的支持者镇压骚乱的事实，但是他认为这是警察局官员的个人行为。未来，内务部将采取严格措施制止这种行为的发生。⁶关于沃洛格达等地方发生的屠杀事件，斯托雷平定性为骚乱，是社会组织所为。警察局派调查人员调查此事，结果遭到了社会组织的袭击。斯托雷平承认一些官员因形式主义和心地不善存在着违法行为，但是认为不能因此得出大多数官员不履行职责的结论。⁷斯托雷平知道此时的屠杀和非常状态有关，也知道国家为了恢复秩序实行的军事状态会造成冤案。但是他不认为这种状态是常态，也希望杜马帮助政府恢复秩序，加快改革。

闵德林依据警察局长 A. A. 洛普欣向维特和斯托雷平汇报的真实情况定性斯托雷平的解释为托词。但曾任 1903 年基什尼奥夫屠犹后的比萨拉比亚省长，后任内务部副部长以及第一届杜马议员的乌鲁索夫认为，斯托雷平是真诚的。首先，在斯托雷平担任部长期间，谁也不敢利用内务部大厦和内务部的资金用于组织地下印刷所和屠杀。⁸其次，从处理屠犹事件来看，斯托雷平故意把部分官员参与反犹活动归结为官员的个人行为，撇清与政府的关系，是基于“政府是维护社

¹ В. А. Скрипичин, Богатырь мысли, слова и дела.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11, С. 4.

² П. А. Столыпин, Переписка. М.: РОССПЭН, 2007, С. 600.

³ Б. Г. Фёдоров,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П. А. Столыпина. С. 345-346.

⁴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 48.

⁵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 53-54.

⁶ П. А.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о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Полн. соб. речей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совете. 1906-1911 гг. М.: Мол гвардия. 1991, С. 35-37.

⁷ П. А.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о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39-40.

⁸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 70.



会秩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¹的考虑。无论是争取平等权利的犹太人委员会，还是反对犹太人的黑色百人团，如果把自己的观点带进政府，那么结果一定造成政府的软弱。如果政府软弱，社会就会骚乱，政府的规则就会遭到破坏。所以，斯托雷平在内务部的第一次登台亮相即把权力与规则区分开来，并提出利用手中过时的燧石火枪（指旧权力）履行自己神圣的义务——保持安静与法律，保护劳动和生活的自由。²

当社会渐渐走向安定之后，于1906年7月8日担任总理的斯托雷平即着手内部的改革。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改革，他说：“犹太问题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都应该保持完全冷静的态度，服从这样的条件不是出于情感，而是出于政治和国家的必须。”³1906年7月15日，他就和温和派的右派社会活动家Д.Н.希波夫和Г.Е.李沃夫公爵商量，“为了让社会各阶级平静下来，需要在近期让每一个社会集团的迫切需要得到满足，以此把他们吸引到政府一边。”⁴据В.Н.科科夫采夫回忆，1906年10月初，斯托雷平召开大臣会议讨论机密性问题。会上，斯托雷平提议与会人员谈谈取消犹太人限制是否合适的问题。（取消注释）会上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国家监察员П.Х.什瓦涅巴赫和内务部副部长В.И.古尔科为代表，什瓦涅巴赫认为提出一个不太公正的要求是危险的，（取消注释）古尔科认为给予犹太人平等的地位是有害的；（取消注释）另一派以斯托雷平和财长科科夫采夫为代表，斯托雷平认为对犹太人过时的限制会引发犹太人的愤怒、革命和国内外的批评，也不会有任何好处，科科夫采夫同意取消限制是出于法国犹太人不给俄国贷款的现实需要。⁵经过投票，大臣会议的多数人赞成取消对犹太人的限制性法律并通过宪法基本法第87条予以实施。至于全面取消对犹太人的限制只有通过共同的立法程序才能解决。

1906年12月初，斯托雷平把草案提交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直到12月10日，大臣会议才收到沙皇的批示。但出乎斯托雷平意料的是沙皇拒绝批准该草案。沙皇在同时写给斯托雷平的信中说：“在收到你送来的犹太问题简报之前，我已经废寝忘食思考了很久。虽然有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正面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内在的声音越来越让我坚定地认为，我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直到现在的良心从来没有欺骗过我，所以，这次我也要遵循它的吩咐。”⁶斯托雷平当天就给尼古拉二世回了信。斯托雷平从基本法的要求谈到社会的安定和法律的滥用，但从良心的角度直指尼古拉二世的便是这样一句话：“根本解决犹太问题是人民良心的事业”。⁷斯托雷平请求沙皇同意不要彻底放弃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而是提交杜马予以讨论。斯托雷平提出的理由是：“如果事情做这样一个回旋，最终在社会的眼里政府就不会失去陛下的信任，而现在对于陛下您来说，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⁸1906年12月11日回信表示同意，建议修改草案。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草案的第二部分不再是一稿的“通过基本法非常法的第87条予以实施”，而是“怀疑是应该通过基本法第87条颁布本法律草案，还是推迟到立法机关恢复工作时提交国家杜马以示对国家杜马的尊敬，请陛下裁决。”⁹12月15日，尼古拉二世在法律草案上批示“提交国家杜马审议”。

费多罗夫引用立宪民主党В.М.马克拉科夫回忆录的话说，尼古拉二世给斯托雷平信中提出的“内在的声音”其实是黑色百人团的声音，因为早在11月15日贵族联合会全权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В.М.普里什凯维奇就声明，联合会总委员会给自己的分会建议，请陛下不要批准法律草案。结果24小时之内，尼古拉二世就收到了205份要求拒绝法律草案的电报¹⁰。

¹ П.А.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о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40.

² П.А.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о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41.

³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142.

⁴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142.

⁵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145,143.

⁶ П.А.Столыпин, Переписка. С.22.

⁷ П.А.Столыпин, Переписка. С. 21.

⁸ П.А.Столыпин, Переписка. С. 21.

⁹ О пересмотр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ограничивающих права евреев. Геннадий Сидорович, П.А.Столыпин 1862-1911, Жизнь за отечество. М.: О-во сохранения лит. Наледия. 2014, С.691.

¹⁰ Б.Г. Фёдоров,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П.А.Столыпина. С.349.



此后关于取消犹太人过时的法律限制问题就再也不提了。第二届杜马没有专门提出有关犹太人平等法案，立宪民主党认为它是公民平等法案的一部分。当1907年3月12日，内务部长在政府宣言中提交的“关于废除现行法律中有关异教信仰和非斯拉夫族限制”的法律草案中竟不包括对犹太人的限制。¹在第三届杜马，斯托雷平在叙述自己的执政宣言的时候，没有说一句关于取消犹太人限制的问题。关于解决犹太人的过时限制问题只是局部解决，如斯托雷平声明：“如果杜马提出关于犹太人的法律草案时，政府将向杜马改善聚集区内外的犹太穷人的生活和地位的态度上作出让步。”²果真，在斯托雷平执政时期，犹太人聚集区之外再没有出现犹太穷人。

在斯托雷平执政时期，唯一有些变化的便是关于犹太人上学的额度。1887年6月1日和6月6日教育部出台的两项政策规定了犹太教信仰的居民大中学入学的比例。聚集区内，犹太教信仰的学生为学生总数的10%，首都为3%，其余地方为5%。1901年相应降低到7%、2%和3%。1903年恢复到1887年的状态。³由于这个规定在很多地方实际得不到遵守，各个大学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犹太教学生的录取比例，以填充基督徒留下的空缺。1907年托姆斯克的神父马卡里向沙皇反映此事，沙皇把信转交给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则根据实际情况在1908年8月19日恢复了1887年的学校录取比例，并在9月16日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批准。1909年6月，大臣会议通过决定，调整中学的录取比例，分别为15%、5%和10%。⁴

三、对斯托雷平犹太政策的定位

表面看来，斯托雷平时期执行的犹太政策不仅没有前进，而且出现了倒退。然而，从斯托雷平向沙皇提议取消犹太人限制，特别提出通过非常法方式实施的情形来看，他始终没有忘记解决犹太人的限制问题。这就为定位斯托雷平关于犹太人的态度设置了障碍。

就斯托雷平提议取消关于犹太人的限制，概括起来共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取消整个犹太人聚集区流动限制，允许他们居住在农村，扩大聚集区之外的犹太人居住地的选择权利，尤其是师傅和手艺人及其家庭成员（哥萨克地区除外）。第二，取消犹太人参加生产和销售酒精制品方面的限制，取消他们参与矿业以及其它行业的限制，取消犹太人占有租赁不动产方面的限制。第三，取消提示以前犹太信仰的要求，取消亲人追随流放者一起流放的禁令，取消对逃避兵役家庭的惩罚，缓和犹太人参与管理股份公司的限制。⁵

从法令的字面意义来看，这些限制都是非常一般的规定，为什么到了犹太人那里取消起来就这样艰难？难道犹太人真的长了三头六臂，一放出来就会把俄国人吃掉？难道犹太人真如俄国保守派、曾任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两任帝师以及圣主教公会总监的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和著名社会活动家、俄国犹太人大银行家М.Ф.莫里茨所说的那样，“由于千年的文化，他们无论在智力上还是精神上比仍然没有文化、愚昧的俄国人民都要厉害，因此必须通过法律措施使得周围居民软弱的斗争能力变得平等起来？”⁶为此，必须逐条分析斯托雷平提出的解除犹太人的限制。

斯托雷平提出取消的第一条限制是允许犹太人居住在农村，允许其师傅和手工业者到聚集区外居住。有人认为，犹太人民只是由商人和经纪人组成的，没有劳动阶级，因为缺乏农民阶级这个占整个俄国多数的劳动阶级。⁷事实上，犹太人的这种局面是历史上形成的。他们居住在波兰

¹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173.

² Л. Н.Нисселевич,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III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Спб., 1908. С. 33 -35.

³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Евре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толыпина. с.60. <http://litfile.net/web/283778/278000-279000>

⁴ Александр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217.

⁵ О пересмотр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ограничивающих права евреев. Геннадий Сидорович, П.А.Столыпин 1862-1911, Жизнь за отечество. С.689-691.

⁶ А.М.Буровский,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ях. С.264.

⁷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О Жизни евреев в России. Антисемизм в России. Изд. 2-е. М.: Книжный дом «ЛИБРОКОМ», 2012, С.46.



的时候，由于波兰人擅长手工业，他们大多居住在农村和县城，依靠酿酒和租赁地主土地过活。当他们来到俄国以后，由于政府垄断酿酒业以及保护农民，他们又被迫迁居城市，登记为手工业者和市民，酿酒和租赁土地的营生受到了限制。工商业者的权利只是随着叶卡捷琳娜二世鼓励工商业而获得的，但是，通过 1804 年的条例，他们只能成为内地城里为商业而临时生存的人和行会手艺和艺术的完善者。¹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犹太人凭着自己的手艺成为不再有害于俄国的人，在 1865 年以后允许犹太人的机械师、酿酒师、厨师和一般的师傅和手工业者居住在帝国内，并在加入基尔特组织后享有这个行当所享有的好处和权利。但是，随着 1882 年临时条例的颁布，这些权利又丧失了，直到 1904 年。即便 1904 年有人在聚集区外登记为商人，也必须是成为一等商人 10 年以上和二等商人 5 年以上、没有刑事记录的人。如果商人不及时缴纳基尔特的费用，就必须返回购买不动产的聚集区内，否则流放。在聚集区外登记为商人者，一等商人及其仆人也只有聚集区外停留 6 个月、二等商人停留 3 个月的权限。²至于从事农业的农民，是为了让犹太人占据新俄罗斯无人居住的土地。至于生活在城里和农村的犹太人，他们若享有所有权需要与定居点联系在一起。即便如此某些地方也丧失了购买所有权的权利，一切都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财富。³

斯托雷平取消的第二条限制是允许犹太人经营酒精制品，允许经营包括矿业在内的其他行业，允许搞租赁。酿酒、售酒、搞租赁是犹太人的传统行业，在俄国人看来也是他们贫穷的理由⁴。于是从 1817 年开始，犹太人被禁止酿酒售酒，还有饮料。从 1845 年开始，连城外的饮品销售也被禁止。然而，实际上，俄国人根本离不开犹太人，作为临时措施，一些地主的酒馆可以租给包税的犹太人。到 1863 年，允许聚集区的犹太人从事饮品生意，允许租赁基辅、切尔尼戈夫、莫吉廖夫、波尔塔瓦、塔夫利达、赫尔松省的酿酒厂。与此同时，犹太人还可以租赁土地和各种农业设施。⁵虽然 1882 年，犹太人的酿酒售酒以及租赁权重新受到了限制，但是，犹太人的租赁业促进了行业的进步。如犹太人租赁土地之后，犹太富人投资农业，出现了农业专业化。铁路出现后，犹太人创造了最大的需求，他们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创造了 30% 的利润。犹太人刺激了地主和农民生产更多的粮食。他们把粮食用于出口，到 1897 年，西北边区犹太人占据了销售粮食的 88.6%。⁶除了土地和酒厂，犹太人的租赁业也逐渐进入了煤炭、石油与银行领域，出现了类似罗特施里德（Ротшильд）家族、根茨堡（Гинцбург）家族以及波利亚科夫（Поляков）家族等等。

斯托雷平取消的第三条限制是不允许以宗教为借口歧视犹太人以及惩罚逃避兵役的犹太人，适度放缓他们参与股份公司管理的限制。19 世纪是俄国犹太人出现新的手工业者阶级的时代。据 1897 年对犹太人的 1200 个居民点做的问卷调查表明，登记为手工业者的为 500,986 人，占以上居民点犹太人总数的 13.2%。通过某些数字可以得出结论：非犹太人的手工业者无论如何不会超过犹太人聚集区手工业者总数的 40%，或者将近 30 万，这相对于聚集区非犹太人总数 38,277,000 人来说，只占 0.8%，这样一来，犹太人从事手工劳动的人数是非犹太人手工劳动的 15 倍。⁷手工业工作对于犹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轻松的职业。例如，从事手工劳动的犹太人中锻工超过 16000 人，木工将近 12000 人，还有同样比例的砌炉工，更多的则充当石匠、瓦工和陶瓷工以及烧砖工。劳动时间长。独立手工业者的工作时间为 11-13 个小时，而家庭工业则达到 15-16 个小时，应季的工作时间长达 18 个小时。⁸由于犹太人的工作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他们必须通

¹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25.

²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27-28.

³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39-40.

⁴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32.

⁵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34.

⁶ Алена Ребель, История евреев в России, М.: Эксмо, 2013. С.118-120.

⁷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47.

⁸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52.



过适应市场来调节自己，从而形成他们的特点。如他们的职业按照手艺分组，大部分工作都要求精细和精致的手艺，较之俄国人从事原材料加工来说，他们从事的都是接近成品的最后几道工序。¹他们的主要职业主要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如食品行业、酿酒业、建筑业以及文化服务行业。²他们的收入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在西北经济最落后的地区，裁缝的年平均工资不足 250 卢布；而在地方经济福利水平最高的西南地区，其工资则达到了 300 卢布；在维斯瓦湾边区，33% 的裁缝师傅的年平均工资不足 250 卢布，47% 的裁缝工资徘徊在 250-300 卢布之间，剩下的裁缝才达到 400 卢布；在经济最发达的南部边区，裁缝的平均工资则徘徊于 250-400 卢布之间。³

犹太人形成这样的特点不仅出于生存的经济原因，更出于他们的宗教原因。塔木德的文献指出，从事手工业可以抑制人们摆脱占有邻人财产的诱惑，同时也让人们不再具有无所事事生成的毛病。⁴对于俄国人，特别是愿意从宗教角度分析犹太人在租赁、银行业崛起原因的俄国人来说，不要老提醒犹太宗教对基督教的危害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正如 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著名作家 B. B. 克利斯托夫斯基给《俄国通报》编辑 H. A. 柳比莫夫的信中所说：“犹太人正在走来。……在我们的眼里他正在征服世界。交易所、议会、报刊、律师界，在欧洲这些领域充斥着犹太人的代表，这些领域完全掌控在犹太人的手中。我们这里也遭受着同样的厄运，我们在为欧洲的这一小撮人支付着费用。在欧洲，犹太人是政治家、银行家、记者、工厂主、商人的样板，在我们这里，他以高利贷者和酒馆老板的优势成为直接影响农民、手工业者生产阶级的力量。”⁵克利斯托夫斯基继续说，犹太人正在合法地走来。但是，“犹太人对于我们更加危险是他开始禁锢了我们人民的生产力。……犹太人的特长就在于他是世界主义者，对于他来说，没有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才有的类似民族、国家荣誉、尊严、爱国主义等问题。犹太人到处都是，同时处处追求浑水摸鱼，这个浑水可以是交易所、报刊、军队饮食、议会，也可以是革命。不可能阻止犹太人的胜利进军，我再次重申的是‘欧洲的文明社会’缺乏应有的抑制力量，已经化身木屑的树干生长不出鲜活的苗裔，他已经成为注定失败的犹太人的牺牲品，因为他已经允许让自己大部分新鲜生命孕育附着在自己身体上的寄生虫。”⁶

克利斯托夫斯基的话讲出了具有极强民族荣誉感的俄国人的心声。但是，这是资本主义浪潮冲击下受伤害的自尊心的强烈反应，不具有任何建设性。俄国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参军以及参政的方法改变犹太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吸收犹太人参军不是出于犹太人公民义务的考虑，服兵役最主要的是应该成为‘教育’犹太人的手段，其中多半出于让他们加入基督教的想法。”⁷从政也同样如此。“1827 年，条例规定，犹太人服兵役只能担任低级军官，按规定退役之后获服役行为品评良好称号的人才能入民职担任行政职务。其他的犹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接收，直到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⁸1874 年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以后，新的兵役制度对犹太人没有特别的限制，但在 1876 年之后，这种平等的地位就遭到了破坏。首先服兵役的犹太人数明显多于基督徒。根据 1897 年人口数字，1902 年的犹太裔士兵应为军队总数的 4.13%，而实际则为 5.54%，1903 年为 5.56%。1902 年计划征招犹太裔新兵 17660 人，实际征兵 19705 人，多征了 2045 人，占新兵总数的 6.18%；1903 年计划征招犹太裔士兵 17855 人，实际征兵 19911 人，多征了 2056 人，占新兵总数的 6.2%。即便如此，政府根据 21 岁当兵条件，犹太裔新兵仍然缺员 1691 人和 1970 人。⁹其次，逃避当兵的犹太人接受的处罚，每人 300 卢布，逃避缴纳者由家长或者犹太人村社

¹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48.

²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49.

³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50.

⁴ Алена Ребель, История евреев в России, М.: Эксмо, 2013. С.122.

⁵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Мифы и правда о погромах. С.31.

⁶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Мифы и правда о погромах. С.32.

⁷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71.

⁸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87.

⁹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82-83.



缴纳。¹仍然是宗教因素的影响，犹太人在军队中担任军官以及在地方担任行政官员仍受到限制。尼古拉一世时期，只有在俄国高等院校获得博士学位的犹太人才能担任官职，而且主要在医学领域。如果获得学位的犹太人仍然遵守犹太律法，无论如何不能在国家行政部门担任职务。到了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即使获得学位的犹太人也被关闭了供职行政部门的通道。²

斯托雷平在给沙皇提交的解除犹太人常规限制的法律草案时，反复强调出于良心的考虑。他说：“特别强调的是，本草案拟定时严格遵循政府通告里直接指出的重新审查犹太人问题的那些界限。这里谈的不是全面解决犹太人的所有问题，因为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不经过普遍的立法程序，也不可能不听从以人民选举的代表为首的人民良心的声音。”³通过分析斯托雷平提出的取消犹太人常规限制，说明斯托雷平已经直面现实了。然而，斯托雷平所遭遇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已经不是简单地发展生产力了，而是直接冲击俄国人的东正教价值观了。俄国知识分子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给俄国带来的普遍的道德败坏和功利主义的确是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处理不好轻者破坏社会稳定，重者引发社会倒退。于是，斯托雷平把主要的经历用于发展柔弱农民，让他们经济独立，更让他们学会自治。至于在犹太人聚集的西部发达地区，实行了推迟多年的西部地方自治。虽然在行政建制和权力方面斯托雷平有意偏向弱小的俄罗斯人，但是西部地方自治的大发展不仅会激发犹太人等少数民族的能量，而且俄罗斯人也通过西部地方自治的发展向犹太人学会开发自己的生存本领，从而把社会引向正常发展的轨道。斯托雷平在西部地方自治问题上回避了民族不同，也回避了宗教信仰的不同，目的是把他们变成统一的俄国人，把经历用于建设上。

结 论

表面看来，犹太问题仅仅是斯托雷平改革中的一个小问题，但它却涉及了斯托雷平对资本主义发展给俄国造成的危机的态度。犹太问题是个世界性问题，但由于它触及到了人性中文化底蕴，不仅引发了人们对犹太人创造性成就的艳羡，而且引发了关于人性的哲学思考。受东正教的影响，俄国是一个非常虔诚地遵守宗教戒律的国家。正是这种虔诚以及为这个虔诚而引发的圣战造成社会的严重分裂：保守派成了绝对的道德家，而激进派则变成了极端的拜金主义者。斯托雷平对犹太问题的解决非常谨慎，尽量把它纳入到非常细小的日常生活领域，如允许他们在聚集区自由迁徙，允许他们从事酿酒业和租赁业，允许他们逐渐扩大在军界政界和文化教育界的权限。这样不仅可以淡化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宗教冲突，而且逐渐打开犹太人的封闭视野，融入俄国社会，转变俄罗斯人的“纯洁”的民族观念，自觉接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所以，斯托雷平关于犹太问题的解决如春风化雨，虽微弱但却侵入骨髓，悄悄改变着俄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232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¹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77.

² И.И.Толстой, Ю.И. Гессен,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87-88.

³ Геннадий Сидорович, П.А.Столыпин 1862-1911 , Жизнь за отечество. С.688.

